

国际贸易与投资要闻

2017 年第 143 期（总第 898 期）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资信评估中心

2017 年 7 月 31 日

目录

商务部：美国是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最大来源国.....	1
英国与欧盟达成 11 亿美元协议.....	1
美国税改方案将不包括边境调节税.....	2
第二季度中国对印尼直接投资 13.56 亿美元.....	3
2017 年上半年墨西哥进出口实现较快增长.....	4
三菱商事拟 1.8 亿英镑收购英国海上输电系统.....	4
中国暂停从六家澳大利亚肉制品工厂进口牛肉.....	5
嘉能可将入股兖州煤业澳洲煤矿.....	6
香港李锦记以近 13 亿英镑购伦敦地标商厦.....	7
热点透析	8
内外夹击！中资出海投资风险大增.....	8



商务部：美国是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最大来源国

7月27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是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最大来源国，2006年至2016年，中美服务贸易总额增长3.3倍，而逆差增长33.7倍。2017年1-5月，中国对美服务贸易逆差达230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7%。他指出，中国并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愿继续采取积极措施，扩大自美进口。希望美方也能相向而行，在放宽对华出口管制等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为减少美方货物贸易逆差做出努力。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近日称，过去15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增长了200%，2016年给美国带来的贸易赤字达到了3090亿美元，但这并不是自由市场的产物。（凤凰国际/7月27日）



英国与欧盟达成11亿美元协议

欧盟执委会已经接受英国政府的计划，苏格兰皇家银行因而免于出售逾300家分支，给该行七年来为满足救助条件而进行的努力划上句号。英国财政部表示，欧盟执委会原则上同意这些替代提案，这意味着苏皇将资助大约8.35亿英镑（10.9亿美元）的措施，帮助所谓的挑战者银行并加强竞争。这项协议意味着，苏皇在国家援助计划中承担的义

务解除，而这被视为该行朝复苏和恢复派息迈进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苏皇曾试图出售商业银行部门 Williams & Glyn，以达到其在 2008-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高峰时达成的 450 亿英镑纾困计划所要求的条件，但最终失败。该行面临的最近一个重大监管挑战在于，与美国司法部就其可能开出的数以十亿美元计罚单达成和解。美国司法部声称，苏皇在金融危机前销售抵押贷款支持债券时存在误导行为。（路透社/7 月 27 日）



美国税改方案将不包括边境调节税

美国国会共和党高层和白宫高级官员 7 月 27 日发表联合声明说，由于边境调节税存在诸多未知因素，各方决定不将这一税种纳入税改方案，以便推进税改方案的完成。声明还列出税改方案的目标和原则，其中包括尽可能降低税率，促进企业资本开支，以实现永久性税改为首考量，鼓励美国企业将就业岗位和留存海外利润输送回美国。声明说，预计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和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将于 2017 年秋季通过税改方案，此后将递交参众两院讨论。声明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全力支持税改方案的原则。瑞安、布拉迪等共和党众议员提出

引入边境调节税，对进口产品征税而对出口产品免税，以弥补大幅降低企业、个人所得税造成的财政收入缺口并促进美国出口。不少共和党参议员担心这会推高进口价格和增加美国消费者的生活成本，反对将边境调节税纳入税改计划。（新华社/7月27日）



第二季度中国对印尼直接投资 13.56 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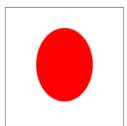
印度尼西亚投资协调委员会 7 月 26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 年第二季度,中国内地对印尼直接投资 13.56 亿美元,同比增长 146.7%。投资额在全球 111 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第三,占印尼外来投资总额的 16.4%。数据同时显示,2017 年上半年,中国内地对印尼直接投资 19.55 亿美元,和 2016 年同期的 10.14 亿美元相比上涨 92.71%,是印尼第三大投资来源地。2017 年第二季度,中国香港对印尼直接投资 6.18 亿美元,同比增长 3.4%。2017 年上半年,香港对印尼直接投资 10.20 亿美元。中国内地 2016 年全年对印尼直接投资 26.65 亿美元,为印尼第三大投资来源地。印尼投资协调委员会主席托马斯·伦邦表示,中国对印尼投资已经从此前的冶炼、基础设施等资本密集型行业扩展到旅游业、制造业

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一趋势符合印尼的长期发展战略,对印尼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意义重大。(新华社/7月27日)



2017年上半年墨西哥进出口实现较快增长

墨西哥国家统计局7月26日公布统计数据,2017年上半年,墨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3979.7亿美元,同比增长9.1%;其中出口1975.3亿美元,增长10.4%;进口2004.4亿美元,增长7.8%;贸易逆差29.1亿美元。上半年,墨西哥进出口实现较快增长,结构进一步优化,回稳向好势头进一步巩固。从出口商品结构看,制造业出口1757亿美元,增长9.2%,占比88.9%;石油类产品出口105.8亿美元,增长30.5%,占比5.4%;初级农产品出口86.8亿美元,增长9%,占比4.4%。从进口商品结构看,进口中间产品占77.2%,消费品占13.1%,资本品占9.7%。(驻墨西哥经商参处/7月28日)



三菱商事拟1.8亿英镑收购英国海上输电系统

日本三菱商事和英国HICL基础设施建设基金会将耗资1.8亿英镑收购Burbo Bank Extension海上风电场和北威尔士Denbighshire郡的海底电缆和相关的变电站,运营期限为20年。当前,欧

洲发电市场和输电市场在不断地被不同企业所持有。尤其是在英国和德国，一直致力于海上风电场、连接陆地的海底电缆单独运营。一旦发电公司拥有相关资产，有关当局就会进行输电系统运营权拍卖。自 2011 年以来，三菱已经在德国四个地区和英国四个地区购买了大约 900 公里的海上输电电缆。公司正在培育技术，确保电力稳定流向电网以及获得运营知识，包括维护海底设备和财务方面。三菱商事在葡萄牙和法国经营太阳能发电厂，在荷兰和比利时经营海上风电场以及在法国经营陆上风力发电厂。该公司旨在持续满足欧洲不断增长的电力需求，同时将积累的经验扩展到其他市场，包括进入跨境电力传输市场。（电缆网/7 月 27 日）



中国暂停从六家澳大利亚肉制品工厂进口牛肉

中国已暂停了六家澳大利亚肉制品工厂向中国出口牛肉，据称是担忧产品标签标识不规范。澳大利亚官员 7 月 27 日表示，中国从周一开始已临时吊销了这些加工商向中国出口牛肉和羊肉的牌照。这六家工厂包括两家由巴西肉类包装巨头 JBS SA 所有的工厂，以及一家由中国公司新希望集团部分所有的工厂。澳大利亚贸易、旅游和投资部长 Steven Ciobo 表示，问题很严重，这六家工厂在澳

大利亚针对中国的牛肉出口中的比重达到 50%；有数千万澳元，甚至超过 1 亿澳元（合 8,000 万美元）的贸易可能受到影响。Ciobo 称，7 月 24 日前启运的肉类产品将被允许正常通关，他还表示，对于可能需要多长时间解决这一问题，他无法置评。这些公司被限定在 45 天之内解决标签标识不规范的问题。他表示，这些问题涉及包装盒外面的标签与里面产品上的标签不一致。（《华尔街日报》/7 月 28 日）



嘉能可将入股兖州煤业澳洲煤矿

7 月早些时候，中国的兖州煤业击败嘉能可收购了力拓在澳大利亚的多个煤矿。兖州煤业 7 月 27 日表示，这家英国-瑞士矿业和贸易集团将以 4.29 亿美元的价格购买这些资产 16.6% 的股份。这笔交易若得到确认，嘉能可还将以不超过 3 亿美元参与兖州煤业的配股。兖州煤业此次配股，旨在为澳大利亚上市子公司兖煤澳洲收购联合煤炭工业有限公司 (Coal & Allied) 位于澳大利亚猎人谷的煤矿筹集所需资金。嘉能可曾试图插手兖煤澳洲收购力拓煤矿的交易，但遭到了力拓的拒绝，不过两家公司都提高了收购报价，最终中国政府支持的集团以 26.9 亿美元竞得。通过入股兖州煤业在猎人谷的煤

矿，嘉能可希望能与其在该地区现有煤矿实现协同效益，为其规模庞大的交易业务获取更多的煤炭，并可能避免港口费用提高的威胁。（英国《金融时报》/7月287日）



香港李锦记以近 13 亿英镑购伦敦地标商厦

香港李锦记健康产品集团 7 月 27 日宣布，以 12.825 亿英镑（约 128 亿港元）购入伦敦地标商厦芬乔奇街 20 号（20 Fenchurch Street）的全部股权，为迄今英国最大的单一商业办公楼物业交易。芬乔奇街 20 号商厦在 2014 年落成，共 37 层，提供约 71.3 万平方尺空间，包括甲级写字楼（占 67.1 万平方尺）、零售（占 1.7 万平方尺）及配套设施（占 2.5 万平方尺）。大楼目前已全数租出，主要租户来自投资行业，租赁合同平均尚余年期约 13 年。李锦记表示，是次购该项目不仅为集团带来合理租金回报，并扩大集团投资物业规模至主要海外金融中心，集团将持有此地标商厦作长期投资。（路透社/7月27日）

热点透析

内外夹击！中资出海投资风险大增

近两年，中资企业投资海外基础设施和装备制造业不仅倍受关注，而且成为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展开政策博弈的焦点。

美国、欧盟一直将全球高端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业看作是自己的“奶酪”。近年来，随着中国装备制造业竞争力的快速提升，美欧认为中国动了他们的奶酪，进而以双边投资不均衡、汇率操纵、中国过渡采取政策扶持和补贴等为名，指责中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在部分领域的投资涉及国家安全问题等。

目前，中国对欧盟企业的并购主要涉及银行业、汽车零部件、工业 4.0 等领域；对美国企业的并购则已涉及各个领域，近期双方在高端制造业领域的博弈不断。此外，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步开展，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力度加大，基建先行当前在投资领域也面临了一些问题。

国外对中国企业投资制造业和基础设施政策总体趋紧

美国：

截至目前，美国会已有多名议员提出了涉及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审查范围的法案，如 Cornyn 与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 Jeb Hensarling (R-TX) 和贸易小组委员会主席

Robert Pittenger (R-NC, 也负责监督国家安全监督机构) 一直在推动名为 Cornyn 的法案获得通过; 以及美国众议员 Rosa DeLauro (D-CT) 多次提出的类似法案 (H. R. 5581, H. R. 5665, “外商投资和经济安全法 (FIESA)”)。

在机构方面, 2017 年初,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就已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报告, 要求对外国投资委员会进行结构性改革。近日,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也在公开场合表示, CFIUS 现有机制存在缺陷, 审查不应仅限于大企业, 也就是要扩大 CFIUS 的审查范围/职权范围, 尤其是在涉及关键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交易。总体来看, 就是要进一步加强投资审查中的机制效应。

各类政府的、民间的机构都将中国作为研究重点, 包括白宫科技顾问委员会、国防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国会研究服务局等机构都对中资企业在美投资问题进行了研究, 除了发布一些具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外, 还将影响力辐射至美国政府的决策层面, 效力明显。

欧盟及其成员国:

为了应对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呼吁加强保护欧洲利益的回应, 欧盟委员会起草了《欧盟计划这样防止企业被出售至海外》的报告, 列出了限制领域清单, 防止防务、基础设施和高科技领域企业被中企“出于政治动机”的收购。这份文件中, 还列出了应予加强保护的领域清单, 包括机场、港口、

铁路基础设施和相应的零配件供应商以及重要的高科技领域，此外还涉及原材料领域、欧洲卫星导航系统“伽利略”等战略项目以及核工业企业的投资。此外，欧盟贸易委员玛姆斯托姆于 2 月提出要对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即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S））进行改革，使其更高效、更透明。

在欧盟成员国层面，因美的集团收购德国工业机器人制造商库卡集团而引发德国在投资审查中的进一步做法将是对外商投资法的修订，以限制中国企业的投资。当时的德国《时代周刊》消息称，德国政府正考虑收紧外资投资法规，以保护本国企业不受中国投资者收购。而且，也应警惕德国政府此次对外商投资法的修改或在日后引发其他国家的效仿。

从机构层面看，欧盟则欲设立投资政策审查制度。该提议是由德国主导的，要设立类似于美国财政部下属的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机构，履行对涉及外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收购等行为的审查。2016 年，中国对欧盟的投资“爆炸式”增长，其中国有企业成为对欧投资的主体，遇到的阻力尤为突出。目前，中国企业在欧盟面临的投资审查涉及两个层面，即成员国层面和欧盟条约层面。其中，欧盟条约层面主要以针对垄断和经济安全的审查为主，成员国层面则主要以对本国的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的审查为主。可以预见，欧盟委员会今后对中国国有企业并购或与其他企业合资合作的审查将更严苛。

澳大利亚：

目前，澳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FIRB）对中国私营企业在非敏感行业上投资的审查门槛是从此前的 2.48 亿澳元提高至 10.78 亿澳元；对中国国有企业不论投资额大小和持股比例多少，均要进行更严格的投资审查，且有时审查期会被延长。此前在 2015 年 12 月，澳大利亚引入了该国 40 多年来对外国投资框架的最大变化，涉及更强有力的执法规则、更佳的资源制度以及对外国投资者更明确的规则，其中就包括将引进外国投资者筛选要求纳入立法框架。

澳大利亚对中企的投资审查也趋紧，2016 年 8 月，澳大利亚否决中国国家电网收购澳洲电网项目；2017 年 1 月 23 日，澳大利亚宣布成立了一个名为“关键基础设施中心”的新机构，目的是对投资澳经济中的关键基础设施进行机制管理和评估，主要包括通讯、电力、水力和港口等敏感资产。据悉，该机构将开发一个关键资产登记机制，以更清晰地了解高风险部门的关键基础设施所有权，并支持更积极地管理其面临的风险。

美欧对中企投资审查的关注重点：国有企业、国家安全

我国进行对外投资的装备制造企业基本为国有企业，由国有企业所有权问题引发的国家安全考量是当前美国和欧盟在投资审查中的关注重点之一。目前，欧盟在对我国国有企业投资审查的关注点主要包括：国企在融资方面享有的优惠条

件；企业的所有者身份问题；以及核心技术的流失问题。又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在针对中企对美国电信等部门的收购交易中，也尤其提出了中国国有龙头骨干企业的所有权问题，认为这些企业往往受益于非法补贴，并借此对美国市场实现战略性准入，从而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在国家安全范围的考量上，美国对“国家安全”的范围并未作出明确的法律规定，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纳入新的考虑因素，致使“国家安全”的范围在不断扩大。例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就从早期关注国防安全和技术安全，转为更加广泛地关注经济安全、资源安全，以至对美国政府控制和国有企业的关注。2008年的《关于外国人收购、兼并和接管的条例》授权外国投资委员会减轻该交易所导致的对美国国家安全的任何威胁，要求计划收购美国敏感资产的外国投资者提交关于以往在军队及政府部门服务的个人信息。美国特朗普政府任职后，基于其在外国投资问题上的敏感度，有分析认为CFIUS的国家安全审查很大程度上将被用作针对中国的一种“武器”，来挫败中国企业对海外公司的收购意向。此前美国政府问责局（GAO）还应国会众议员的要求对外国投资委员会的运作进行了审查，这些议员主要是担心CFIUS在筛选中国国有企业的投资时可能会过于宽松，因此要通过审查“确定其审查力度是否有效地顺应了美国在战略重要部门的外国收购范围正逐步扩大这一趋势”。

7月12日，德国政府通过了一项《对外贸易条例》修正案，并于7月18日生效。该项修正案主要涉及影响审查程序的两项重大修订，包括：（1）非欧盟企业对非军事产业领域的投资必须向德国联邦经济事务和能源部通报，具体涉及电信、交通运输、医疗卫生、供水、金融和保险等关乎德国公共秩序和安全的并购交易；（2）针对外国企业对德企的收购交易，延长审查期，使得联邦经济事务和能源部有足够的时间作出更详尽的调查。这意味着，德国今后的投资审查将更全面、更彻底，也能够对德国其他政府实体（包括德国机密服务部门）提供的信息进行更完整的考量。目前，欧盟委员会正在基于德国及欧盟其他成员国的上述提议，以及欧洲议会6月底会议的结果，分析在欧盟层面上进行额外立法的需要。在这一方面，德国政府显然是“等不及了”，直接推动了该项投资审查的修正，尤其是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关键和相关软件可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

安全审查与反垄断、补贴等问题挂钩，面临的风险大增

2016年以来，中资海外并购屡创纪录，但其中所遭遇的审查也越来越严格，跨境并购市场终止的案例也随之增多，尤其是我国装备制造业对外投资的领域大部分涉及能源、电信、基础设施、航天等敏感行业，很多情况是交易双方达成协议之后还要面临一个能否通过国家安全审查而被批准放行的问题，这也是在美国和欧盟进行投资都会碰到的问题。例

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拒绝中企对爱思强的收购要约等。而在欧盟，基于欧盟条约层面针对外国投资的安全审查主要是对投资交易者的资本集中程度进行考察，以达到反垄断和保障整个欧盟地区经济安全的目的。而在 2016 年 4 月欧盟委员会发布的中广核与法电集团在英国设立合营企业的批准决定中，欧委会认为中央国资委下属的所有能源领域的中国国有企业的营业额应合并计算，也就是将能源领域的中国国有企业视为构成同一经济实体。该决定将直接导致我国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今后在欧洲进行并购交易中将遇到更大的反垄断风险。尽管目前该决定仅在能源领域适用，其他领域尚无定论，但该趋向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基于对中国国有企业往往受益于非法补贴的设定，美政府还可能在 CFIUS 的投资审查中纳入关于补贴的考量，如被认定存在补贴的企业，在通过 CFIUS 的审查难度将大大加大。此外，美国有业内人士认为，CFIUS 目前的审查机制仍较宽松，应进一步收紧，包括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收购交易实施强制性审查、扩大安全审查中关于“国家安全”范围的界定、设置新的风险管控级别、对 CFIUS 的现行法规进行修订以阻止中企通过其他方式获得对美国企业的有效控制等手段。同时，将汇率操纵视为贸易法意义下的“补贴”，并认为“国际贸易协定中应当使用强硬的、可执行的措辞来禁止货币操纵”，而且要在“谈判中增加更强有力的‘原产地规则’，以防止

诸如中国之类的未签署协定国家的货物不受限制的进入美国市场”，认为“贸易协定应当促进，而不是破坏制造业及其工人的利益”。机工智库分析认为，美国对贸易法项下“补贴”界定范围的扩大，或将成为其提高对中企启动反补贴调查频率的“先兆”，而此前也有消息称特朗普曾在一次战略午餐会上提及税赋问题时表示，中国企业的综合税赋是美国企业的1倍多，因此不可能具有竞争力，而中国政府为了保持其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会将一部分钱用于补贴出口企业。特朗普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也是违背贸易法的，并表示将制止这一做法。此外，在针对中国在美投资所产生的网络经济相关的问题，也有分析人士建议美国“进行贸易制裁”，以支持网络经济受害的企业、股东、大学和研究机构。

同时认为中国在装备制造业领域设置了一系列投资限制，损害了外国企业和投资者的利益

针对中国近期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机工智库通过跟踪分析近期美国和欧盟等主要贸易伙伴政府和产业界人士提及最多的意见，总结出的几个主要的关注点包括：投资限制、政府支持的国家龙头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复苏、高额政府补贴、强制技术转让、政府授权的本地创新政策、知识产权执法力度不足，以及广泛的“歧视性地应用法律手段损害外国企业和投资者利益”等。这些政策主要涉及的是中国谋求本地化的大量新经济产业部门，从半导体设计、制造和先进制造到

整个信息技术和通信部门。有分析认为，当前的特朗普政府一方面要将贸易执法工作更多的集中在中国政策上，另一方面则要通过谈判新协定完成确保互惠性的双边经济关系的目标，包括特朗普政府应结束双边投资条约的谈判；应努力缔结《服务贸易协定》以及《环境产品协定》，要将中国纳入其中。

在网络安全方面，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日前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将中国网络安全法列为十大“2016年最恶劣创新重商主义政策”榜首。报告称，这些创新重商主义政策旨在“通过施加保护主义和扭曲贸易的政策来实现繁荣，以通过市场规模来扩大国内技术的生产”，这是极具破坏性的“以邻为壑”的做法，迫使企业将权利让与技术或迁移其生产、研发或数据存储活动，旨在用国内生产代替进口，从而不公平的推动出口。报告称，目前这些战术被越来越多地运用于“高价值的科技部门，如生命科学、可再生能源、计算机和电子，以及互联网服务”，并认为中国2016年11月颁布的网络安全法进一步限制了外国技术企业在中国开展业务的能力，这种做法被视为法律的“强制本地化”要求。

另据2017年1月中国美国商会发布的《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中国美国商会对约900家会员企业就中国商务环境作出的第19年调查结果显示，有72%的受调查企业认为美中之间的积极双边关系对企业至关重要，但感觉不如以往受

欢迎的企业比例已达到 80%，并认为中国的改革进程似乎停滞不前，经济快速发展中的潜在矛盾正在日益凸显。报告称，中国制定或修订了更多的法律法规，但法律法规的不清晰和执行不一致却在第二年成为会员企业要面对的首要挑战；同时虽然中国政府大力宣扬自由贸易区和外商企业投资目录，但有更多的企业表示投资环境没有改善，反而变得更糟；虽然中国政府鼓励创新，法律法规却增加了信息流动以及中国发明向海外转移的难度。报告称，有越来越多的企业不再将中国作为扩大投资的有限考虑对象，并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美国商会会员企业由于监管环境不利及其他政策相关挑战正在重新考虑投资计划，其中对监管环境的看法最不乐观的就是技术型企业。

“一带一路”倡议落地中面临的投资壁垒更趋于政治性的考量

2016 年，美国西部快线公司单方面终止与中国铁路总公司下属中国铁路国际公司美国公司的合作则引发了连锁效应，令中国“一带一路”项目走出去受挫。日前，英国《金融时报》消息称，中国把高铁技术当作“黄金名片”，以带动一波全球基建出口潮流的计划遇到了麻烦，被取消项目的总价值远远超过开工项目。中国 18 个海外高铁项目（其中包括 1 个已完工项目、5 个在建项目以及另外 12 个对外公布的项目）总价值为 1430 亿美元。但在墨西哥、缅甸、委内瑞拉、

利比亚和美国等被取消的高铁项目总价值接近在建项目的 2 倍。分析认为，中国高铁的成本优势可能会被中国企业在陌生的政治和商业环境中工作所带来的不利因素抵消，项目的长期拖延已十分常见。

由此也引发了各方的投资博弈。以美国为例，特朗普政府当前的态度趋向是要进一步关注中美投资关系中市场准入对称的问题，认为要重点关注中国投资者在美国的市场准入与美国在华投资者之间的差异，并呼吁更多的关注国有企业造成的市场扭曲，并强调要更关注中国的政府机构与商业实体之间的关联，同时进行一些对等反制，即对美国同样在中国被禁止投资的产业领域，也同样禁止中国企业在美国该领域的投资。

此外，投资问题还被美国视为解决贸易逆差的拉动要素之一。美国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在一份关于解决美国贸易逆差问题的最新提案中，将投资视为拉动要素之一。纳瓦罗认为，贸易逆差问题的重要性从经济学上解释就是，实际 GDP 的增长只取决于 4 个因素——消费、政府支出、商业投资和净出口（出口和进口之差），哀叹美国制造业的衰落，并称出于经济和国家安全因素考虑，要通过自由、公平和互惠的贸易使美国的贸易重新实现平衡。为解决贸易逆差问题，纳瓦罗在日前以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的名义向国会递交了一份关于自动启动贸易协定重新谈判及减少贸易逆差的

提案，但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和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均否决了纳瓦罗的该项提案，纳瓦罗在该提案中称美国可以利用杠杆，促使贸易伙伴自愿购买美国产品，还提议在发生贸易逆差的情况下可以自动重启贸易协定的谈判。

还有一个问题是：关键性技术转移及由此带来的谈判策略权衡

目前，针对我国制造业领域投资政策和措施的指责和抱怨日渐增多。以美国和欧盟为例，其对华近年来的并购交易中除了国家安全问题，提出最多的还有一个对关键性技术转移的担忧，也以此为由提出要实现双方在合作领域的“对称”，包括市场开放领域和程度的对等，这一观点美国特朗普政府已经提出，且在当前正在进行中的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中也出现了该趋向。其背后的实质要求是对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施压，具体可能包括希望中国扩大诸如基础设施建设、政府采购、高端制造业等领域的市场准入，甚至是进一步削减在诸如电力、运输等战略性产业方面的限制等等，需引起我国产业和企业的警惕，在美欧提出的这种“对称性”或“对等性”上找好应对点。

例如，中国与美国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事实上已处于搁置状态：3月28日，特朗普总统暂停与中国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行政命令已经起草，但一直未公开发布。从此前美国政府及权威媒体发布的信息来看，尽管特朗普总统此前对中

国措辞严厉，但白宫一直对中国的态度保持谨慎，也尚未就两国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确定明确立场。但一些迹象也显示，特朗普政府似乎正在筹措与中国谈判的筹码，中美双方的谈判前景仍将扑朔迷离。而此时，中国欧盟商会在最新发布的题为《中国制造 2025：产业政策对弈市场力量》的报告中则呼吁，希望双方于 2017 年底前达成内容充实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其中建议中欧双方推动建立新的国际投资准则，也建议欧盟升级缜密的投资审查机制，其中就包括对诸如“公共安全”、“国家利益”、“关键技术”或是“危害公共安全秩序和安全”等措辞进行重新界定。需要指出的是，鉴于中美、中欧的双边贸易和投资体量，中国与美国或欧盟达成的任一双边投资协定都有可能成为日后推动建立新的国际投资准则的风向标。（《机工情报》/7 月 27 日）